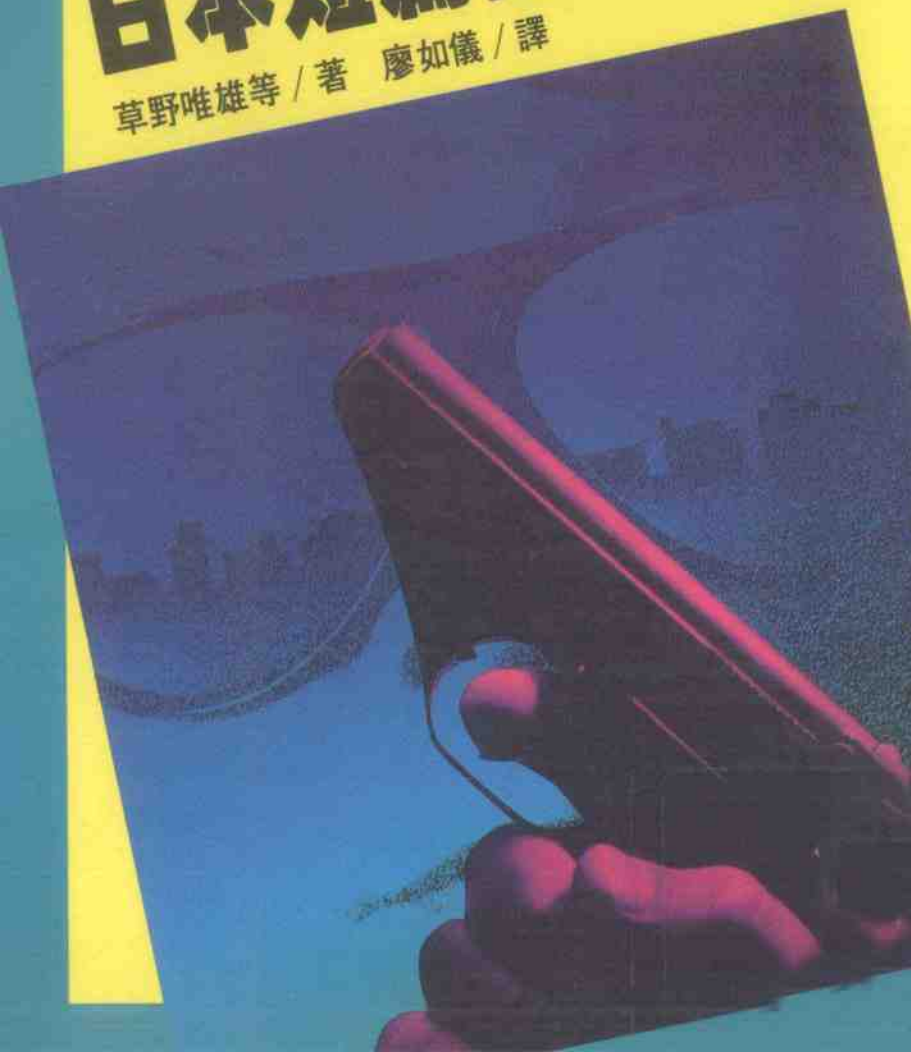


日本推理作家協會 編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

(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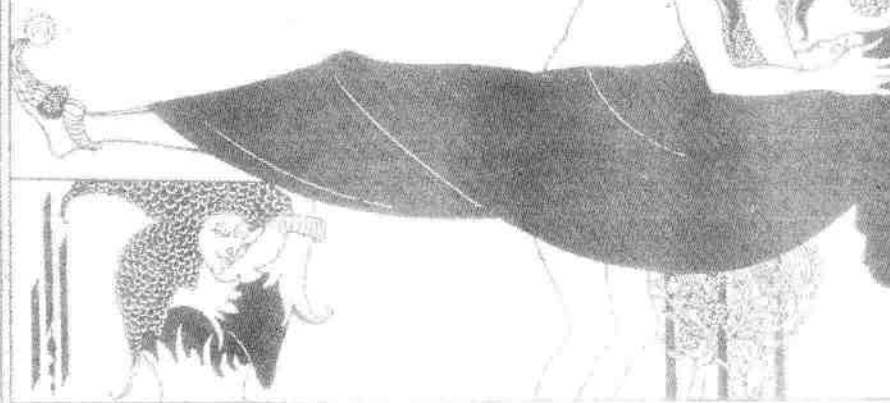
草野唯雄等 / 著 廖如儀 / 譯



《之六》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

草野唯雄等 6 位／著
廖如儀／譯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6)

原著者 草野唯雄

譯者 廖如儀

初版 77年9月

定價100元

發行人 張清吉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7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006163-8號

電話 8719141・8719151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印刷所 大誠印刷廠

地址 台北市萬大路71巷9號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6) 目錄

譯序

敗類應否除掉？(菊村 到)

雁之別(草野唯雄)

少女之失踪(大谷羊太郎)

溯時空之旅(筒井康隆)

地上之鹽(生島治郎)

牢友(井上 厦)

一

五

四五

八七

一一五

一五五

一九三

譯序

衆所周知，戰後日本推理文壇，名家輩出，寫作條件之優越，收入之優渥，銷行數量之驚人，在在都形成孕育傑出作家的沃土與搖籃。但是趨於白熱化的角逐場，想要嶄露頭角，爭得一席之地，非有堅強的實力不可，單單憑藉曇花一現的光芒，無法確定自己的地位。這種瞬息萬變、淘汰快速的羣雄割據的局面，年度推理小說精選無疑是最真實的縮影。有鑑於此，本社敦請專家在這些精選集中挑選寫作風格、布局、主題、技巧最具特色的作品，都爲一集。這一系列『日本短篇推理精選』的構想便是針對此一設計而發。敬愛的讀者不難由此略窺日本推理小說百家齊鳴的盛況。選錄的作家十之八九都是馳騁日本文壇的健將，他（她）們以一篇又一篇的作品印證自己的成功並非倖致。古往今來，在創作的園地中那有純由機運成功的作家呢？無數的讀者乃是超乎專業文評家的裁判者，他們的衡量才是表徵無形力量的輿論，也是不容忽視的「民意基礎」，那麼通過一道一道關卡、脫穎而出的傑作，我們把它薈萃，都爲一集，藉此再由讀者來品鑑欣賞，豈非人生快事？

本書七篇傑作，稍作介紹如後：

『敗類應否除掉？』 菊村到的作品。本行是電影評論家的木曾在Q視擔任每週一次名爲「

人生顧問」的單元。這次上節目的是神奈川縣A市一個名叫梶井三重子的三十三歲家庭主婦。她提出的問題是自己有一個二十五歲的弟弟阿謙，不但是個游手好閒的醉鬼，而且經常在外滋事，賭輸錢就到姊姊家來要錢，梶井三重子深以為苦，但是並無良策去對付這個不成器的胞弟。〈人生顧問〉單元主持人木曾在節目中談到有關〈N大學生殺害事件〉。節目播出一個星期之後，阿謙果然被姊姊三重子勒斃了。這樁命案的真相到底如何？為什麼三重子的丈夫梶井會喝下氰酸鉀自殺呢？這些疑雲之後究竟隱藏了什麼玄機呢？

『雁之別』 草野唯雄的作品。服務於一家製造普通電子計算機的民營公司，岡本涉是一個單身男子，住的是祖父明治末期建造的宅邸。在一個雪花紛飛的二月深夜，突然有個名叫成瀬珠江的年輕、美麗的女性登門造訪。她自稱是無家可歸的流浪女，懇求屋主收容她為女傭。於是珠江就在除了男主人只有一個老媽子的宅邸寄居下來。岡本涉對這個身世如謎、在大風雪之夜翩然而至的美女，禁不住漸生愛慕之情。之後，他們過着新婚夫婦般燕好的生活……有一次，公司一連幾天要通宵準備一些資料，第四天回去時，却發現珠江不在了。書桌上留下一隻龐大的死雁，其他什麼都找不到。癡情的岡本百思不得其解，循着留下的死雁追索下去，終於找到帶着凄美、令人惆悵、惘然的謎底……。

『少女之失蹤』 大谷羊太郎的作品。極東電影公司美男子明星早瀬登志夫在錄製電視劇時發現有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女人，由攝影棚的一個角落投來含情脈脈的視線。錄完影走出來時，背後果然走上來這個女人，邀她在一家宵夜餐廳坐下來敘談，這個名叫園田美也子的女人，說她

的繼女百合今年十八歲，對早瀨仰慕已久，很想到東京來一瞻這位大明星的丰采，結果隻身跪家，一個人到生地疏的東京來了，美也子想到自己的夫君臥病在床，憂心忡忡地隨即起來，想要助百合一臂之力，讓她見到渴慕已久的早瀨，然而後來却有意想不到的發展……

『潮時空之旅』 筒井康隆的作品。全篇以詭異、科幻、迥然不同的處理方式，描寫在船上旅遊的七瀨和四歲的則夫，同行的黑人亨利都是具備現代科學尚無法解明的某種超現實性能力。這個奇妙的組合，使則夫發現在船上即將進行的一樁罪行，一個男人正要將女友推下大海，於是四歲的則夫發出預先所訂的警報信號。七瀨情急之下，請亨利行使念力意志從海底救起那個被推下海的女人——但是拯救的過程却被一名刑警目睹，在這個刑警和被救的女人追蹤之下，七瀨請在船上認識同時也具備這種精神感應能力的藤子以「潮時空之旅」的方法脫困……。布局如真似幻，筆意詭奇有味。

『地上之鹽』 生島治郎的作品。年紀已逾四十，身體強韌的柳瀨先生在伊朗生活將近五年，是從事水壩設計工程的一名工程師。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名日本青年三輪耕一郎與一名警官發生衝突，柳瀨判斷這名東方青年大概是日本人，憑藉自己和該地馬哈達署長的交情，從中解圍。從警署出來之後，柳瀨發現三輪是世界革命運動組織的一份子，於是脅迫三輪和在機場見面的夥伴日吉禮子一併坐上沙漠車，這是在沙漠上行駛的最快的車輛——以每小時八十公里的速度的橫越長達兩百五十公里的沙漠，溫度高達攝氏四十至五十度，如果打開車窗，吹進來的熱風可以把人曬成人乾，這趟驚險的沙漠之旅，後來產生了何種結果呢？

『牢友』 井上廈的作品。麻布一之橋有一家小當舖的女主人阿若女士在夜裏被人一刀刺死。經過廣泛偵查作業，該地轄區警員——戶籍是阿若的養子，又與她發生肉體關係的原田源太郎以重大嫌犯遭到逮捕。警察副總長爲了要使原田認罪，佈署另一起案子，使警員矢飼純之助，以搶劫殺人罪被捕，輾轉送入設於鍛冶橋的監獄總署，目的是要跟原田成爲知心的牢友，以便查出事件的真相。條件是跳昇爲警官並使矢飼的薪水增加兩倍半。想到生活處境清苦的父母，矢飼決心冒險進入黑牢……。其後矢飼飽受皮肉之苦，不久副總長又派來一個臥底的「觸媒」，這些刻意的安排目的只是要使矢飼接近原田。一開始，矢飼想盡方法要探查真相，原田却守口如瓶，等到兩人建立了友誼，矢飼已不在乎能否查詢答案時，原田竟滔滔說出全盤過程……矢飼決意不出賣這個牢友殺人的秘密，但是副總長又使出什麼伎倆呢？

以上六篇短篇推理小說都是從爲數千篇的作品中幾經精選的，所以能使讀者在閱讀之後，對我們置身的社會、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閃耀在任何一個人身上人性的光輝、生存的意義、芸芸衆生的七情六慾、光怪陸離的際遇有更深刻的認識——這些作品並不是翻完就使人遺忘的，而像一顆餘味彌甘的橄欖，久久在你心靈的湖波上盪起一圈一圈的漣漪。大凡，優秀的作品都具備這樣的社會批判意識，把人性的渣滓層層地加以刮除，露出其恆久、凝定的光芒。

譯者 一九八八年七月五日

敗類應否除掉？

菊村 到

菊村到 一九二四年生於神奈川縣，與大眾傳播媒體的淵源深厚，父親戶川貞雄（歿）為作家，兄戶川豬佐武為政治評論家，本人曾任讀賣新聞記者，後於一九五七年以『硫黃島』而獲芥川文學獎。其作品因極端追求人間社會之不合理現象或矛盾，故頗多事件色彩，因而傾向推理小說。菊村氏之作品以富於記者感覺及文學性而獨樹一幟。

木

曾第一次見到梶井三重子是在Q電視的第三攝影棚裏。

兩人隔數公尺距離坐在椅子上。木曾和梶井三重子的面前各擺有一隻麥克風。

燈光燦然，數架電視攝影機並列而無數電線迤邐地板上——這樣的攝影棚給人的是又硬又冷的感覺。

縱然進行着再怎麼樣動人的場面，而在這裏晃動的人只是影子而已，真實的人所具有的厚重性都變得稀薄了。

一個現實被關在攝影棚這麼一所巨大的密室裏時，這個現實感會遽然呈現虛構的相貌。攝影棚可以說是虛構的空間，而在這裏流逝的是虛構的時間。

敗類應否除掉？

木曾每星期一次從上午九點起的半個小時時間，都在這Q電視的第三攝影棚裏度過。

這前後半個小時的時間裏，木曾可以說始終暴露在別人的視線之前。鏡頭和麥克風幾乎片刻不斷地追蹤着他。

「早安，您好。」是Q視每天早上都有的恆常性節目。這個節目每星期有一次叫做「人生顧問」的單元，而木曾就是這個單元的主答者。

木曾的本行是電影評論家，他認為自己壓根兒不適合於擔任人生顧問這種角色。

然而，人生的各種重要問題不可能在半個鐘頭內談得完，這一點央求指點的人應該也很清楚，也就是說，沒有期盼給予觀眾具體的解決方案才對。

因此，木曾擔任的角色可以說只是聽聽對方的傾訴，使對方減輕一些心裏的苦悶而已。

梶井三重子就是以央求指點的立場出現在木曾面前的。

梶井在自己的指定位置上坐下來之前，先向木曾很有禮貌地行了一鞠躬。出席的觀眾會向木曾如此表示禮貌，這是非常稀罕的事情。如果是木曾以此為業，設一間事務所時，前來求教的人一定會向他表示禮貌吧？在攝影棚出現的求教觀眾只會露出緊張的表情，而不會向木曾行禮的。這是因為這些人沒有真正理解木曾之立場的緣故。

也就是說，這些人並沒有把木曾當做「顧問」看待。他（她）們不認為這是一方求教，一方指導的立場，而是電視觀眾和節目主持人的關係而已。

雖然這些觀眾抱着人生上的切實的問題來到攝影棚，而這樣的切實性或現實性却無法如實表現而受到曲折，這是常見的現象。

希望參加這個單元的觀眾必須事先來函登記，經過選擇後，由製作人片野與之謀面，並且向當事者蒐集資料，直到節目播出兩三天前才和木曾見一次面，就蒐集到的資料加以討論。

因此，木曾在當天進入攝影棚之前，對這位觀眾之苦惱事的內容以及所牽涉到的一些事情是有大致的認知的。

然而，和有意請教的觀眾見面是臨到節目即將播出之時。在進入攝影棚之前，他壓根兒沒有見過對方。（今天參加的會是怎麼樣的人？）——做這樣的猜測，已是木曾的樂趣之一了。

梶井三重子是居住神奈川縣A市的一位三十三歲的家庭主婦。她的丈夫梶井平三經營一家鍍金工廠。夫婦間迄今沒有孩子。

梶井三重子提出的問題大致是這樣的：她有一個今年二十五歲的弟弟阿謙。這個阿謙不但是個酒鬼，而且還經常滋事，一些親戚也因此受害匪淺。她對這樣的困擾不知如何處理是好——。

「這樣的題材恐怕很難引起觀眾的共鳴吧？」

連負責取材的片野也說了這樣的話，而木曾更有同樣的感覺。

對人家的煩惱事以好玩或不好玩來批評，這應該是不遜的一件事情，然而，木曾對提出的問題會有起勁或不起勁之別，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人家一樁深刻的煩惱事却被製作單位視為一件題材，這也在所難免。

而木曾如此的表現，或多或少會影響節目的表現。遇到有可能引起大眾感興趣的題材時，木曾自然能以較輕鬆的心情處理，而遇到內容平凡、單調的題材或出場的觀眾態度消極時，木曾除非將對答弄出高潮，否則引不起觀眾的興趣。

雖然是枯燥的內容，由於木曾的應對得禮、妙語如珠而引起觀眾的興趣——這也是可能的事情。

「我大可以看見自己喜歡看的電影，隨心所欲地發表自己的觀感過日子，何苦來哉挑這副擔子呢？」

木曾雖然偶爾向片野這樣發牢騷，却也樂此不疲地幹着。

在木曾來說，這個梶井三重子的情形也是不怎麼感興趣的題材。〈爲酗酒的弟弟而感到煩惱的姊姊〉——這應該不是一般性的問題吧？

家裏沒有孀種兄妹的人，對這樣的問題會起共鳴嗎？

而且木曾是滴酒不沾的人，因此，他對酒後亂性這種事更缺少同情感。

然而，進入攝影棚，看到梶井三重子時，木曾的心態立刻有了一些變化。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三重子完全打破了他向來對一個中小企業經營者之妻子所抱持的印象的緣故。

她不是漂亮得不得了的大美人兒，也沒有足以使木曾爲之神魂顛倒的魅力，但梶井三重子確實有着難於描繪的迷人的女人味。

妻子等待遲遲未歸的丈夫，等累了，仰望遠處天空而輕輕嘆氣——比方說，她有的是這種哀切的陰鬱。

她是個嬌小玲瓏型的女人，身材均勻結實，皮膚稍微黝黑。視線有些茫然，也可以說是她的特徵之一吧。

木曾由於看過片野提供給他的資料，所以對於梶井三重子所面臨的問題有大致的瞭解，至於主要的細節，這就非向她本身探問不可。而這樣的事情是不經過彩排，直接在正式播出的節目中進行的。

這樣的安排比較能使對答雙方產生真實感，也就是說，能使木曾和求教的觀眾之間起一種心理上的交流，而節目會不會精采，這就端看木曾如何處理這樣的交流了。

這也是做為節目中之訪問者的木曾如何發揮本領的地方。

「妳愛妳這位弟弟嗎？」

木曾突然以這樣的話開腔。

「噫！」梶井三重子側着頭低聲反問了一下。

木曾從她臉上看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的表情。

木曾知道她之所以如此是自己使用了「愛」這個字眼的緣故。對夫婦或情侶的一方問以「你愛對方嗎？」這句話時，不管回答是與否，被問的人應該能立即答出才對。

現在指着她的親弟弟問「妳愛他嗎？」，難怪她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吧？

「我問的是妳對他有沒有姊姊對弟弟的感情——換句話就是說有沒有疼他呢？」

「我當然愛他。這個弟弟從小我就一直疼愛着的。」

她的聲音有些低沉而沙啞。

「妳沒有恨他嗎？」木曾間不容髮地又問。

「我沒有恨他。」三重子嘆息着說。

「可是，妳和周遭的人不都為妳這位弟弟而蒙受騷擾嗎？我想，妳心裏多少會恨他吧？」木曾以有些刻薄的話問道。

「與其說是憎恨，不如說是憐憫吧？我覺得這個弟弟很可憐……」

三重子蹙着眉頭露出了悲傷的表情。表露悲傷的表情時，她會露出自己意識不到的女人的嫵媚。

「我們的父母親很早就去世，所以生為長女的我當然要用心照顧這個公弟。」

「你們還有別的兄弟姊妹，是不是？」

「我有兩個妹妹。大妹已經結婚生子，小妹却仍待字閨中。本來有人來說媒，後來由於這個弟弟的名聲不好，這門親事就吹了。」

「令弟變壞，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是他十六、七歲的時候——」

「爲什麼變壞，妳知道原因嗎？」

「我想是因為沒有父母的緣故吧？心裏寂寞——我想最大的原因應該是這一點才對。」

「妳是什麼時候結婚的呢？」

「六年前——」

「這就是說，妳當時二十七歲，而令弟十九歲。他當時就酗酒嗎？」

「他當時就會喝酒，也和壞朋友混在一起。不過，沒有現在這麼嚴重。」

「妳結婚後自然會和弟弟疏遠。丟下這樣的弟弟——妳對這一點沒有感到不安嗎？或者是，妳爲此反而舒了一口氣？」

三重子並沒有立即回答。

「令弟對妳的結婚持的是贊成的態度呢？還是反對的？」

「他持的是反對的態度。」

「爲什麼呢？」

「會失去可以依賴的人——大概是這樣吧？」

「妳想沒有其他的理由嗎？」

「我想沒有。」

「這麼說，令弟是個慣於撒嬌的孩子囉？他對妳向來有沒有撒嬌的傾向呢？」

三重子難爲情似地點了一下頭。

「令弟到現在還過着光棍的生活。他沒有結婚的意思嗎？」

「那樣的人誰會嫁給他呢？」

「我問的不是有沒有人願意嫁給他，而是他本身有沒有這個意思？」

「好像沒有這個意思的樣子。」

「這也不能說他對女性沒有興趣吧？」

三重子的臉這時變得羞紅了。

「令弟有沒有在女性關係方面發生過糾紛呢？」

「沒有。」

「酗酒而又經常滋事，在女性關係方面却很規矩——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囉？」

木曾的口吻裏有了一些挖苦的成份。

「可以這麼說吧？背後幹些什麼，這我就不得而知了。」

「妳說令弟帶給妳們許多困擾，具體說來，他會幹些什麼事情呢？」

「譬如說，三更半夜裏跑到我家來大吵大鬧。他一邊叫罵，一邊抓起東西就亂扔，簡直和颶風或地震來臨一樣哩。最後，他還會翻箱倒櫃，看到錢財或值錢的東西就任意拿走——」

「妳和妳先生都不壓制而讓他這樣做嗎？」

「這時候的他，你能壓制得了嗎？」三重子以調侃的口氣歪着唇角說。

「我弟弟隨時帶有一把登山刀。我外子的手甚至被他傷過一次呢。」

「令弟會揮刀砍人，是不是？」

「受到壓制的時候，他就會這樣。他曾經也企圖用刀子刺自己的喉嚨。『你們不要靠過來，過來我就死給你們看！』——他當時喊了這樣的話。」

「這不是和瘋子一樣嗎？」

「我們被這個弟弟害得也够慘了。或許他是不願意看見我過幸福的日子吧？除此以外，他還有什麼理由呢？」

「令弟當然沒有固定的工作吧？」

「沒有。」

「他是靠什麼吃飯呢？」

「我也不知道。他說過靠打柏青哥（打彈珠賭博）和麻將，他就能生活。可是，經常跑來向我借錢——」

「不給錢就鬧起來，是不是這樣呢？」

「這也不一定。心裏不高興就跑到我家來鬧事發洩——好像也有這樣的時候。」

「他在外面鬧不鬧事呢？」

「和人打架而被警察帶走——這樣的事情有過。不過到人家店裏或家裏亂鬧，倒沒有這種情形的樣子。」

「他和黑社會有沒有掛勾呢？」

「我不很清楚，不過，依我看來，他應該沒有加入流氓幫派才對。雖然他多少有些街上小混